

他的子民们

马子华 著



周良沛 主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周良沛 主编



他的子民们

马子华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的子民们 / 马子华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 4

(云南文学丛书)

ISBN 978-7-222-12965-8

I. ①他… II. ①马…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3967号

出品人 李 维 刘大伟

责任编辑 唐贵明 朱 颖

装帧设计 西 里

责任校对 毛 雪

责任印制 马文杰

《云南文学丛书》周良沛 主编

书 名 他的子民们

作 者 马子华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230千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2965-8

定 价 40.00元

出版说明

有人，还是圈内的文化人，知道我们这个出版选题，诧异地问了起来：

“马子华还写过小说？”

此话应该怎么回答呢？马子华不仅写过小说，而且写诗在先。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同围绕文学期刊《现代》的同人，即当今所称的“《现代》派”之中坚施蛰存、叶灵凤、杜衡等相交甚好。施蛰存直到晚年还常常不胜感叹、不胜温馨地忆及他抗战逃难在昆明时，最值得怀念的是，常与他逛旧书店寻碑帖，晚上在小西门牛菜馆饮酒吃米线的马子华。《现代》当年流行得很火的日子，发表了他的《沉重的脚》等作品，现代书局一九三三年公开出版了他此生第一个集子《颠沛》，因为单独成册，称之为“长篇小说”，其实才四万多字，照目前的规格，只算个小中篇。书中写到去上海寻出路找前途的来自昆明的一位知识青年，面对的残酷现实是：找不到工作，衣食无着，“颠沛”于十里洋场，以投江为其最后的归宿。小说在当时自然有它的现实意义，

书中那位来自昆明的年轻人，肯定寄托了作者对许多到上海的同乡之乡情。可是，它的出版，并无预期的市场效果。第二年，即一九三四年，现代书局又继续推出发行他的新诗集《坍塌的古城》，《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就选有此中的《台城中》。这也是滇人写的新诗，首先在外得到肯定之作。一九三七年每月诗歌出版社还出过他的叙事长诗《骊山之夜》。也无人将他看作“诗人”，不论由于何种原因，最后都得尊重历史对他的选择。

一九三二年“福建事变”，即一月二十八日，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日本军队已向闸北驻地的中国军队进攻时，在接到勒令他们退出闸北的命令后，仍然奋起抗日，激战数日，打破日军“几个钟头占领上海”的狂妄梦想。十九路军也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官兵不满当局与侵略者签订屈辱的《淞沪协定》，却令他们去“剿”自己同胞，遂公开发动与南京政府决裂，成立“人民革命政府”的事变。夏末，此时才入光华大学读书不久的马子华突遭逮捕。这当然是当局以白色恐怖壮其威风的需要。最多无非是他进校之后比较活跃，爱好文艺，与同学童天监（田间）、蒋弼、周德（周而复）、苏灵扬等来往密切，在外发表的作品，内容涉及社会生活，还不是“左翼”的“普罗文学”，无非是自由知识人的自由主义……再审再查，也找不出什么证据。翌年春暮，其弟持父函到苏州，见谒响应武昌起义、参加二次革命、反袁（世凯）护国、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的云南人李根源，向这位国民党元老求援。以他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庸之交，联名向上海警备司令吴铁城具保，夏初，马子华才出狱。

此时他开始写的《他的子民们》，自然是自己蒙冤狱中几个月的生活，让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深感自己生存秩序中的主要矛盾所波动内心的情感。书跋中他说：“南中国，封建制度更深地表现于那特有的土地生产关系上。”它“所描述的

一切故事的发展，除了人名、地名以外，想必虚构者少，而真确的事实倒很多；至少在主题方面始终都还顾及到……”土地问题，中国千百年许多社会问题之症结！如此人生体味的表述，是以其亲闻目睹的生活转化为书面文字，如叙家常般地娓娓道来，整个就是一个农民与命运抗争的故事。作者对此不平的愤恨，却不外露，全以主人公坎坷半生的经历说话。历朝历代，执政的体制腐败，也是此种题材兴起的必然。在这之前，蒋光慈那些为弱者的挣扎和反抗所高声地呼号，曾在广大青年中掀起阵阵“蒋光慈热”，正是很现实的实例。不过，隔开一定的距离来看，此种呼号所在现场的鼓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在具体作品中写作的草率、艺术的粗糙使其留下的一些遗憾，也是值得深思的。马子华这本《他的子民们》在这一点上（只是讲“这一点”，不涉及其他），与蒋光慈还是有别的。它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春光书店出版，茅盾读到，在《文学》撰文，认为这位“边疆乡土文艺作者”的《他的子民们》是边疆文艺的代表作。半个世纪后，《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编选组织公开撰文说明他们的工作过程时，将《他的子民们》视为他们“惊喜的发现”，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最佳的中短篇小说之一，这也是我们研究云南现代文学所不容忘记的。

有茅盾这样的大家肯定，马子华往下走的路也就顺畅多了。一九三六年六月，他在新钟书局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新钟创作丛刊·路线》，茅盾是在作者编稿时，将剪报一一过目，三月十日写信告诉他：“最成功的一篇，自然是《沉重的脚》了；这在内容和形式上却是集中最好的一篇。老海虽则死了，然而他的‘使命’是部分地完成了的。这是悲剧的总局，然而胜利的，是悲壮的！”“十篇中的第二类，我要把《火烧天》《月琴》《邻街》《绿玉酒杯》等四篇归为第二类的，这大都sketch式，被描写的人物不像第一类的人物似的，属于普通的大众的典型，而是特殊的人物，这在社会意义上是差

多了。不过这中间也有很优美的诗样的作品，如《月琴》这一篇的异域情调以及凄艳的色彩，是很像一些巴尔干的作品。”“第三类的两篇就是《醉》和《你跟了他去吧》，在十篇中这两篇描写都市生活，然而我觉得这两篇写得最失败……愈是‘平常’的事，愈难写得出色，你的缺点还是在没有深刻明白这一类人的生活实际，所以写这不免浮光掠影了。”此信矛盾同意代跋印出。当中提到的前两类问题，从我们在两千多页复印件中所选编出的这本小说集，已能看出，至于写他不熟悉的都市生活的毛病，再往下，北新书店一九三七年元月初版的《笔伐集》、读书生活出版社一九三九年八月初版的《飞鹰旗》、华侨书店一九四四年五月初版的《丛莽中》都有改正。它们当中的篇章，已基本上是乡土题材，不少也保留素描 sketch 色彩，有的也有急就之粗糙。但百姓草根性的朴素，真挚、强烈的民族爱国之情，真实，动人。那些江湖风云，草莽好汉，也是现代的传奇。他们既“属于普通的大众的典型”，又属风尘中的“特殊的人物”。这既是作品的特色，对江南读者，也有它一定的吸引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就是这样在上海度日，除了云南地方对在外上大学的学子每月补助十元外，基本上靠卖文为生，作品的数量、质量都不可能太差，才能在十里洋场这样熬下来，这不是一般吃文字饭的人都能达到的。

可惜，这些作品全都出版在上海的“一·二八”之后，印数不多，基本上是一书千册，虽然上市售罄，大战前社会动荡，很难重印。七十多年后，连京沪最大的图书馆也少此藏书，有它的，也不借，普遍生疏于它，反而是正常现象。可是，当问起“马子华还写过小说？”那是他还知道马子华其人的，知道马子华在小说之外还写有别的。

因为马子华的《滇南散记》新时期曾在作者的故土重印过七八次，起码在云南的文化圈内已无人不晓。

马子华（1912.6.27~1996.2.1），云南洱源人。原名钟

汉，只因其六弟钟美用他东陆大学预科修业的证书报考军校，所以长兄反而改为“子华”。父亲马标，废科考后，先奉旨东渡，习铁道工程，识孙中山，入同盟会，后奉滇督蔡锷之命留学美国，学成在加州南太平洋铁道公司任工程师。马子华四岁随父归国回滇。十三岁考入省内的名校“第一中学”，贪玩，留级。为此发愤图强，深得老师楚图南、陈小航（即翻译家罗稷南）赏识，语文常考第一。十四岁就开始他爱好的写诗、写散文。先是校内壁报，后在昆明的报刊发表，还登上讲台作演讲，并加入了校内的CY（共青团组织）的外围“青年读书会”。“四一二”清党的白色恐怖下，风声很紧，组织通知“注意安全，各自隐蔽”，他逃至禄劝，经梅绍农之助，到三十八军独立四旅二团以上尉书记藏身。见风声渐静，回到昆明即被捕，时年十七岁。因无旁证，加以求情行贿，获释。

一九三〇年岁暮，据《左联词典》说他是与聂耳、张天虚同行，经越南河内离滇到上海。然而，他自写的有关材料，没有一字提到聂耳和此事，想是以自知之明难比二位，既有羞愧之意，且有自尊之情。然而，他到南京寻父，邂逅一妇，乃吴县之刺绣女工，乍逢乍离，两心凄恻，因作短篇小说《萍花》，刊于南京的文艺期刊。他过去写诗与散文，这是写小说之始。父亲调离南京，他留原地准备考学校时，当时云南在此寻出路谋前途而无前途之惨象，又促使了他的《颠沛》之创作。在光华大学被捕出狱后，组织查明他在狱中没有失节言行，地下党发展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的子民们》出版后，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当选“中国文艺家协会”理事，与周而复、田间合编大型月刊《文学丛报》，并奉命为江西中央苏区的小学生编写了六册语文课本。任务完成后，课本编得是否可用，则不得而知。不过，这一切，对于一位在校的大学生确实太显眼了。为在职业学生（特务）面前表现消极，“遂故意生活腐化享乐，

跳舞上馆，酒色争逐，在校内遂稍得缓解于一时，继因在文艺界活动频繁，报刊发表之文章亦多，故难以蒙蔽其耳目矣”。

然而，此君一表人才，风流倜傥，罗曼蒂克，绯闻不断。如此一来，真真假假，真假难分。他，青春自信，尽展魅力，逢场作戏，放荡无忌，有时竟与大他十几岁的师长之妻也来“姐弟恋”，弄得不明不白……这一切，在他的多份有关材料中，均直认不讳，才允许在这里将这一切都还其历史原貌。它致使马子华往后的几十年不时平添风波，带给自己，也增加别人不少麻烦。他的遗稿中，就有一部中篇《废墟上的纠纷》，就是此时所作，写的应该是他所熟悉的生活，是几位在情感的废墟上玩弄感情游戏的男女。它自然是茅盾所说的“在社会意义上是差多了”的那种故事，更非普通的典型。在“七七”事变前夕，十里洋场原来兴盛的“鸳鸯蝴蝶派”都没有市场，在全民御敌的热情下低沉了下去，此时拿它出来凑热闹，大可不必。不知是他自知没趣，还是有过报刊不予接受，也就永远在遗稿中无声了。一九三七年大学毕业，得李根源老先生推荐，受苏州安定中学之聘。不久“八一三”沪战爆发，传出日军进沪将缉捕文化界“左翼”分子五六百余人的噩讯，遂搭上招商局最后一班船赴港，从河内转回昆明的当晚，又被宪警带走。这是他第三次入狱了。虽然他不是真格的共产党，也还是热心进步的文艺事业才如此。捕去两月，移交军法处，事态严重了。其父在讲武堂曾是龙云的老师，他以师生之谊恳求开释。龙云在保状批示：“准予保释，令其父领回严加管束，并饬该马子华至绥（靖公）署政训处服务三年，以资察看。”这样一来，他和地下组织无法有任何联系。但他还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的活动，主编报纸副刊《南风》。“读书生活”出版的《飞鹰旗》，也是此间之事。同时写出了近十万字的中篇《大后方》，重庆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为“内容反

动，原稿扣留”。也许，这次从负面正说明它应有的价值。是时，在上海杂志公司的郑伯奇，这位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亦为“创造社”元老的文化人，出面请冯玉祥将军说情，始得发还。保存至今的原稿，同志们说，此次若不能收进此书，也许以后就无法再见它了。不仅为此，它展示抗战期间国统区“大后方”官场的贪污腐败、乌烟瘴气，还是有它的认识作用与警示性。它也像《他的子民们》，对黑暗的揭露，并没有其时讽刺时弊所流行的夸张手法，没有过分渲染的记述，倒感它是那种政治秩序的家常便饭，从旁静思，触目惊心。从小说要求人物的典型化，尚有不小距离，作为语言艺术，一时用昆明方言，如“前面”写作“前首”，一时又“这儿”“那儿”的，不太协调。但作家面对现实的批判，还是有他不与黑暗势力妥协的精神。直到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滇南散记》，也是很有思想艺术光彩的。其思想倾向，与革命的文艺战士有多远，可斟酌，也绝非反动派的帮凶帮闲之作。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卢汉宣布和平起义，马子华随帽戴红星的十二军从大理进昆明，见卢汉。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日正式入城昆明，“云南省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正式改组挂牌为“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卢汉为主席，马子华即任卢汉私人秘书。以后随卢汉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国家体委，调重庆又北京，在朝内南小街小方胡同买了房子。除替首长拟部分文稿，更多的是随首长各地视察。生活和工作颇为适宜。十年动乱，自然少不了受些冲击，一九七三年退休，他要求退回昆明。写有《龙云、卢汉追记》，笔记小说《云南历史人物逸事》，应龙云在美国之子龙绳文所约，写了《龙云本记》在海外出版。一九八三年，马子华与他当时的妻子杨启瑞反目，染病住院时，积蓄、黄金全被卷走。人去房空，他十分感伤。二〇〇一年十一月，马子华去世已五年，重排新版《滇南散

记》时，找到他最后的一位妻子高瞻，她比马子华小十五岁，还健康。住在五华山后，逼死坡侧的一条狭长高地之棚户区。十来平方的房里，一侧挂有一九八一年茅盾给他题书的一幅字。这是那个时期茅盾给许多故人旧交送去作纪念的那种字幅。实在不容易，起码是半个多世纪后，他还记得马子华。另一则挂有马子华写给高瞻的字，大意是说他与高瞻在一起，享受到此生最大的幸福，若是还有来生，他仍要与她结为夫妻。这，就不知是他醒悟之后的表白，还是一生于男女之事的讽刺，或是以此又在他表演的继续？

作为一位作家，即便他后来没有继续革命，不论是文人无行，或是今日对它另有要求。不论马子华是这个的或那个的，即便有个什么的，对于他当时那些有进步意义的作品，一部历史唯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无视它受“左翼”推动的辉煌；也不能仅仅是部“左翼”文学史，因人废言。开国之初，王瑶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节写到马子华，后受批评被删除。这种批评的思想倾向，可以完全正确，若持历史唯物观，同样必须承认马子华也是其时的历史存在；且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三迤的社会生活在新文学不是唯一，也是部分不多的反映之存在；为此，要记上他一笔，才有以上的闲话。

为此，我们从七八十年前的字迹模糊、破损不堪的书刊上所复印下的两千多页马子华作品和三篇手稿中，选编、校勘出这么一本小说集。那些复印所用的原件，作者在那些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印制，用材不太好的纸上，五十年代又用毛笔在上面作了不少校订和涂改，或一改再改的涂抹，更增加了对书上许多文字辨认的难度。我们校勘中，除了采取作者个别的勘误，对那些应时的修饰、美容，则未考虑，完全保留原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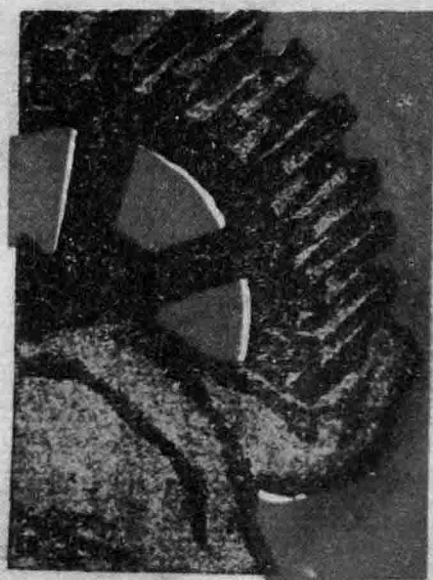
二〇〇三年六月



一九三一年与聂耳、张天虚同行出滇到上海，
开始他乡土文学创作的马子华

馬子華著

他們的子民



上海春光書店發行

月包有点迷

城裡隱隱的傳來

秋風

可以看得明白，

城裡隱隱的傳來

秋風

秋風

晚上風

有点凉

吹下來，

脚

槐樹和梧桐

的葉子，

被一片

的吹下來，

脚

秋風

晚上風

有点凉

吹下來，

脚

秋風

晚上風

有点凉

吹下來，

脚

秋風

晚上風

有点凉

吹下來，

脚

遺

囑

我死之後，我的唯一繼承人是我妻高子。一切財物，存款，書籍，字畫，遺稿及文稿等，均歸我妻高子所有。如有任何人名得侵佔，違者必究。至於我的著作，一切手稿，以及付印家保存，使用，參考，印刷，展覽，國家需要，均有我妻高子處理。至於我的衣物等，亦由我妻高子處理。此為我的遺囑。

大後方

國卡拉棚的凱德

然及我的著作
出版後

目录

月 琴	001
沉重的脚	015
他的子民们	033
浮 尸	125
朝天钉	137
公毋渡河	155
丛莽中	167
邮 票	193
大后方	209

月 琴

